

正红旗

李龙云 著

SHANGHAI DRAMATIC ARTS CENTRE
CLASSIC SCRIPTS

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剧作集2

大型历史话剧

正红旗下

——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

李龙云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红旗下/李龙云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300-21096-4

I. ①正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话剧剧本-中国-当代 IV. ①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3627 号

正红旗下

李龙云 著

Zhenghong Qixia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 (总编室)

010-62511770 (质管部)

010-82501766 (邮购部)

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
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

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规 格 140 mm×208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张 4.375

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105 000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编委会

总 顾 问 杨绍林
学术顾问 吕 凉
主 任 喻荣军
副 主 任 田 水 张惠庆
策 划 谢晶莹
编 辑 徐娅群
资料支持 田菁菁

作者介绍

李龙云：著名作家、剧作家。1979年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，师从陈白尘先生。1982年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专职剧作家。1987年在《半月谈》第12期《中国人物》专栏中被列为当代中国九名剧作家之一。1988年，入选“中国当代十名优秀剧作家”。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“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”特殊津贴。

创作作品：话剧《有这样一个小院》、《小井胡同》、《这里不远是圆明园》、《荒原与人》、《正红旗下》等；小说《古老的南城帽》、《落马湖王国的覆灭》等。作品荣获第一届振兴话剧艺术金狮奖。

人物表

- 老舍：原名舒庆春，字醒痴，又字舍予。
- 父亲：指老舍的父亲。官名舒永寿，四十多岁，满洲正红旗旗兵。“面黄无须”，脾气极好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，战死在南长街。
- 母亲：指老舍的母亲。四十来岁，满洲正黄旗籍。出身德胜门外土城黄亭子一农家。勤俭朴实，身体好。
- 姑母：指老舍的姑母。五十来岁，中年孀居之后搬到舒家。脾气极坏，以“老姑奶奶”自诩，敢与脾气同样坏的大姐的婆婆叫阵。
- 大姐：指老舍的大姐。大号舒静守，比老舍大二十一岁。老舍降生时已出嫁，以忍受婆婆的折磨为己任。
- 大姐夫：三十来岁，自号多甫。袭职的清朝下级军官——骁骑校。不会骑马。十分无能却毫无痛苦，举家以賒欠为能事，活得快活。
- 正翁：即大姐的公公。自号正臣，官称正翁，五十多岁。四品顶戴的佐领。身板硬朗，咳嗽起来清亮而有腔有调。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，活得与儿子同样快活。
- 婆婆：指大姐的婆婆。五十多岁。蛮横、无理、固执。以“不賒东西，白做旗人”为持家格言。
- 二姐：指老舍的小姐姐。十二三岁。聪明懂事。极体贴父母，极畏惧姑母。
- 大舅妈：五十出头。身体极糟。身量很小，咳嗽的声音却颇洪亮。
- 云翁：指云亭大舅，官称云翁，三品亮蓝顶子的参领，既没带过兵、更没打过仗的武官。年过五十，小辫儿须续上不少假发才勉强够尺寸。右肩年深日久地向

前探着，颇欠英武。

福海二哥：大舅家的老二。二十六七岁。说话既俏皮又不伤人，骑术箭术都很出色，但主要的用武之地却是常替一些小瘸子、小罗锅去做“枪手”，替他们赢来武职。

多老大：三十来岁。馋、懒、不要脸。对一切都已失去信心，无论是祖宗还是人格，一切都可以出卖。极不虔诚地加入了基督教，狗着洋人，欺压百姓。

多老二：二十六七岁。旗下衙门中的小差人。贫穷而耿直，决不肯愧对祖宗，与哥哥多老大仿佛是隔着教。

王掌柜：五十多岁。山东人。便宜坊肉铺的掌柜。正直、有良心。对洋教、洋人、洋货均十分厌恶。

王十成：王掌柜的儿子，不到二十岁。长得像棵小松树。义和团团民。倔犟、耿直，最终被杀。

定大爷：官印定禄。祖上是满族大员，家财万贯。刚满二十岁，而自称霜清老人。联军进城，蒙受奇耻大辱，后出家为僧。

博胜之：三十来岁。旗兵最下级军官，人称博二爷。不会打枪。酷爱养鸽子，肯用老婆去换一对蓝乌头。眼神极不好。

索老四：二十多岁。旗人。身有残疾，一条腿稍短。托福海二哥做“枪手”补上了缺。嘴能说。

查二爷：二十多岁。小罗锅。但“身残志不残”，人极倔犟。欲托福海二哥做“枪手”，补缺吃钱粮。

牛牧师：三十来岁。受其流氓舅舅的指点，抱着发财的目的来到中国。一脑袋稀疏的黄头发。咳嗽起来“咔咔”的，像卡着根鱼刺。

老白姥姥：名满九城的接生姥姥。五十多岁，白而矮胖，干净利落。

春山：三十来岁。镶黄旗人。法国大使馆的大师傅。联军进城后，当了汉奸。

朗月大师：报国寺住持方丈。五十多岁，气度不凡。联军进城后，率全寺僧众集体殉节。

德国军官：三十多岁。精通汉语。

中国牧师：四十多岁。极有教养。

另有烧饼铺、天泰轩的伙计，丢鸽子的汉子，定府管事的，说书先生，算卦的。茶客若干。清兵军官、兵丁若干。德、英（主要是印度籍）联军士兵若干。华人教民、妇人、男人若干。



第一场

时 间：一八九八年腊月。

地 点：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舒永寿家中；距舒家“一里多地”的老舍大姐的婆婆家。

【幕启：舞台中央的灯亮了。

【老舍——晚年的老舍——从舞台深处走来。

老 舍：我出生在 1899 年，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四年的腊月。我们的家谱已不可考，单知道是满族舒穆禄部的后裔。据舒乙后来调查，舒穆禄部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叫扬古力，他是清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。我们跟那位开国元勋不怎么认识。近三百年的养尊处优，混到父亲这一辈，已混成月饷只有三两银子的马甲。我们赶上的是大清王朝的残灯末庙。《正红旗下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。一部在我生前没能写完的小说。小说前后琢磨了几十年。1961 年，我终于

拿起了笔……故事得从两位老太太说起，一位是我大姐的婆婆……

【舞台左侧的灯亮了。

【场灯亮起的同时，舞台左侧传来一个老太太非常响亮的咳嗽声：“咳咳——咋咋咋咋咳咋——咳咋——噗！”

老舍：（眼盯着老太太）听听！这顿咳嗽有多么自负！多么舒展！抑扬顿挫，旁若无人。十分从容又极有气魄！

【大姐的婆婆盘腿坐在炕上。她耷拉着脸，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烟袋，双眼阴郁地盯着炕沿，仿佛端着托盘向她走来的儿媳妇根本不存在似的。

老舍：倘若赶上她不痛快，她的咳嗽就会变成一种示威！甚至可以说是在向整个世界谩骂！

【大姐的婆婆开始了新一轮咳嗽：“咳咳咋咋——咋咋咋咋！”

老舍：我生得迟了些，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，所以我一出世，大姐已有了婆婆，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。是，她是那么难歪咕！

【老舍的大姐，标准的旗人少妇打扮——脑袋上扛着个小牌楼似的家伙。侍立在婆婆身边，已有半个时辰。婆婆的眼皮始终耷拉着，终于，十分不耐烦地用烟袋锅敲了敲炕桌的桌面，指示儿媳把早点搁下！

老舍：时隔六十多年了，只要一想起她来，我首先想到的是她的眼睛。那是一双何等毫无道理的眼睛啊！见

到人，不管是要表示欢迎，还是马上冲杀，她的眼总是瞪着。她的两腮多肉，永远阴郁地下垂着，像两个装着毒气的口袋。

【大姐的婆婆开始喝粥。

老 舍：她什么都不懂，尤其不懂该怎么过日子。

【此刻，那碗粥已喝到高潮，粥碗在她嘴边转动着，无拘无束，山摇地动。

老 舍：我所说的两位老太太，另一位，是我的姑母……她爱玩梭儿胡，赢了钱，她会低声哼几句二黄……

【舞台另一侧的灯亮了。

【舒永寿家中，姑母盘腿坐在炕桌前。桌上散乱地摊着几摊纸牌。她嘴上叼着一根一尺来长的烟袋，两只手清点着面前的一小堆铜币，嘴里轻声哼唱着。

老 舍：从模样看，姑母长得相当秀气。可惜，她的脾气极坏！她的眼睛在风平浪静的时候，黑白分明。不幸，不知为什么就会突然刮起一阵风暴！丈夫去世之后，姑母搬到我家。虽说各过各的日子，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，给她沏茶灌水、擦桌子扫地，名正言顺，心安理得……

姑 母：（哗啦一声把手里的铜子扔在桌上，从嘴角拔出高翘着的烟袋）小子！不是我跟你抬杠！让你说！一个大姑子，她要是不欺负兄弟媳妇，她还配叫大姑子吗？啊？她算什么大姑子！

老 舍：对！您说得对！连兄弟媳妇都不会欺负，她算什么大姑子！不过，姑姑，有一件事儿，好几十年我没弄明白，我的父亲，一个堂堂正正的旗兵，肩负着

保卫皇城的重任，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。凭什么我的姑父，一位唱小生或唱老旦的，还可能是汉人，居然会立下那么大的军功，给您留下好几份钱粮呢？

姑 母：（低头玩着纸牌，似乎仍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）舒家修下我这样的大姑子，是你们一家子的造化！换个人！换个人你试试！像你大姐的婆婆，一对大酸枣眼，那个老梆子！

【此时，舞台另一侧，大姐婆婆的粳米粥已经喝完。刚刚坐直了身子，她开始打嗝！惊人之处在于，她的嗝打得跟她的咳嗽及喝粥时的动静一样有气势！

姑 母：（极轻蔑地）哼！你别看她口口声声父亲是子爵，丈夫是佐领，儿子是骁骑校。她箱子底儿上没什么沉重东西！那个老东西！她好吃！你瞅她那大胖脸！

老 舍：那倒是。她可不是有钱才要吃好的。不！没钱，她会以子爵女儿、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！她不光自己爱赊，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、不喜欢赊的亲友……

婆 婆：你呀！小子！不是我瞧不起你，（斩钉截铁地）不赊东西，白做旗人！活到一百岁，你也是白活！（接着长长地又打了个嗝，随手抄起了长烟袋）

【大姐及时地走过去装烟，接着吹起一支火纸捻儿。

老 舍：瞧瞧！她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多么得体，她的嘴唇微动，一下儿便把火纸吹燃，多么轻巧美观……

姑 母：（十分嫉恨地）老梆子！谱儿真大！（愤愤地）哼！我算咂摸透了。你越忙活，她越会给你添活儿。那个老梆子的手，除了往嘴里塞东西，断不肯轻易动

一动！手越不动，眼珠子跟嘴越活泛，只要一看见你的身影儿，她就恨不得一下子给你铺排一百件事儿！

老舍：大姐，这些事儿，您跟姑母说过吗？

大姐：（凄然一笑）姑母那脾气！我敢跟她说？！难就难在，婆婆既要媳妇打扮得像朵花儿似的，可又不肯给媳妇一丁点儿买胭脂粉、梳头油的零钱。这么着呢，哪回姑姑问我缺不缺钱的时候，我就不能不把头低下来了……

老舍：姑母一向不轻易发善心……

大姐：我要不了多少！几吊钱的事儿，姑母何必不大仁大义几回呢？！

姑母：给你钱，那老东西不是不知道！她可是不言语！她怎么想的，我看到她骨头里！她会说，娘家人理当贴补出了嫁的女儿！女儿本来就是赔钱货！

婆婆：对喽！老姑奶奶，您呀，您这才是几句明白话呢！（双脚极利索地磕磕鞋跟上的土）媳妇！递我个枕头！唉！春困秋乏……上了岁数，精神头儿到底比不上你们年轻人了……

【片刻之后，大姐婆婆的鼾声响了起来！鼾声响亮、均匀，像咳嗽与打嗝一样骄横跋扈，气势凌人。

【舞台左侧的灯暗了下去。

【舞台右侧的光区里，姑母十分无聊地吸着兰花烟，烟雾在光区浸润开来。

【此时，从舞台深处传来卖糖瓜与关东糖的吆喝声，越来越起劲，洪亮而急切。远一点的地方，稀疏的爆竹声由远变近，由稀变密……

老舍：我的准确出生时日，是腊月二十三。依夏历，这一

天俗称小年。而申时尾酉时初，也就是我所降生的那个时辰，恰恰是全北京的人，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，都在欢送灶王爷升天的伟大时刻。

【街上的爆竹声连成一片，花炮的光亮冲破夜空，一闪一闪的……】

老舍：灶王爷上了天，我却落了地，这引来了姑母极强的妒意……

姑母：（立在八仙桌边，一脸怒色，黑白分明的双眼变得寒光四射，诅咒着）贼秃子！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这节骨眼儿上来裹乱！（对着空空的外屋）一个人都没有！哼！到了祭灶的时辰，全家居然没有一个男人！怪不得这日子越过越拉饥荒！（一只手哗啦一声把桌上的纸牌胡噜到地下）一个人都没有！

【二姐掀开门帘，匆匆从里屋奔了出来。】

二姐：（吓得不知说什么好）姑姑！姑姑！（匆匆拣拾着地上的纸牌）这不是，您，我妈，我，咱们不都在家呢吗？

姑母：你？你算什么？一个丫头片子！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！都什么时辰了？！啊？听听！（手一指幕外急骤的鞭炮声）全家竟自没人主持祭灶！像过日子吗？你爸爸呢？他又跑哪儿去了？！

二姐：（眼角挂着泪珠儿，依旧匆匆拣拾着纸牌）姑姑！姑姑！我爸爸带着腰牌走的……到皇城去值班……

姑母：（走到灶王爷面前，极轻蔑地翻了灶王一眼，极不严肃地打了个“问心”，几乎是咬着槽牙）一会儿我就烧了你！你瞅着的！

二姐：（吓得只是轻声叫着）姑姑，姑姑！

【恰在此时，大姐及时来到。

大姐：二妞！怎么样？妈怎么样？

二姐：我也说不上怎么样……妈好像中了煤气……

大姐：（不待二姐回答，匆匆掀开门帘望了望，转身，极果断地）二妞！快！奔石虎胡同！去请接生姥姥……哎！先别走！你呀，顺脚儿上我婆婆家跑一趟，告诉他们，我今天可能回去得晚一点儿……

二姐：（把大姐拉到一边，手偷偷指一指姑母，压低嗓门）正发脾气呢！千万别惹她！知道为什么吗？三天前她就在英兰斋满汉饽饽铺买了几块关东糖，是那种真正的关东糖！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，（越发机密地）她都拿小缸盆儿扣了起来，搁在院里阴凉地方了。不让灶王爷知道，也不让大伙儿知道。她打算祭完灶，偷偷地在被窝里一个人儿享受。可是，得等祭完灶呀！正在火头儿上！嫌没男人，祭不了灶……

大姐：你哪儿那么多没用的话！快走！

【二姐飞奔而去。

姑母：（走到大姐身边，目光极审慎地上下打量着）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寸？缺零花钱用了吧？

大姐：（十分没底气地）姑母……

姑母：（越发得寸进尺地）不得给你男人预备点杂拌儿钱吗？年年过节不是他都得拿各色洋纸糊小高脚碟吗？好把杂拌里的糖豆、扁杏仁搁在碟里，跟给他自个儿上供似的。哼！骁骑校，不会骑马！听着都替他臊得慌！（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崭新的红票子）拿着！老裕成钱铺印的，实兑大钱两吊！

大姐：（羞惭地低下头，接过票子）谢谢姑姑！（预

备请安)

姑 母：用不着那么四至！（嘴上的烟袋锅斜翘着往产房一指）你回来得正好！我可把丑话说在头喽，这里头可没我！出了错儿，算你的！

【姑母拿手里的洋火“嚓”地点着了烟，浓浓的烟团徐徐弥漫开来。

【灯暗。

【鞭炮声中，场灯亮了。

【大姐婆婆家。

【大姐的婆婆一条腿耷拉着坐在太师椅上，叼着烟袋，听着窗外的花炮，怒火在阴燃，很快即将爆发。

【舞台一侧，大姐的公公正和儿子在院里放花炮。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。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，不系纽扣，而用一条旧布褂包松拢着，十分潇洒。大姐夫呢，年轻火力壮，只穿着小棉袄，直打喷嚏，却连说不冷。

老 舍：二姐跑到大姐婆家的时候，大姐的公公正和儿子在放花炮。生活的意义，在他们父子看来，就是每天要玩耍，玩得细致、考究、入迷。是的，他们老爷儿俩到时候就领银子，终年都有老米吃，干吗注意天有多么高，地有多么厚呢？大姐的公公，虽说有阎王奶奶似的大姐婆婆做太太，但却永远活得那么快活。今年，他们负债超过往年的最高纪录。腊月二十三过小年，他们理应想一想怎么还债，省得在年根底下让债主子们把门环子敲碎。没有，他们没有那么想。大姐婆婆不知由哪儿找到一点钱，买了头号的大糖瓜，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。两位男人

也不知由哪儿弄来一点钱，都买了鞭炮……

【老爷儿俩放鞭炮进入一个高潮：鞭声先起，清脆紧张。接着，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，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，有板有眼：噼啪噼啪，咚——当！

【放完一阵，父子直起身，凑到一起，相视微笑。

正 翁：多甫！多甫！（欣喜得像喘不上气儿来似的）看看吧！看看咱们这两下子吧！

大姐夫：咱们爷儿俩放炮仗的技巧，四九城能找到第二份儿不？找不到！街坊四邻都看着咱们呐！

正 翁：（生怕话被谁抢了去似的）多甫！你记住吧！咱们旗人，讲别的不行，要讲吃喝玩乐，天下第一！

【大姐夫响亮地打了个喷嚏，左手极俏实地又捏起一根二踢脚。

【二姐惴惴不安地站在舞台一侧，眼睛里闪动着泪花。

二 姐：亲家爹！我妈她好像是中了煤气……大姐得晚一会儿才能回来……

【不管二姐说什么，中间都夹杂着麻雷子与二踢脚的响声。佐领与骁骑校老爷儿俩仍在专心致志地放着鞭炮。

婆 婆：（仿佛听见了）中了煤气？（声音足以压倒鞭炮声）是吗？你们穷人总是不懂得怎么留神，大概其喜欢中煤毒！哼！看起来呀，亲家母这条命，非我亲自出马不成了！（极沉着地把烟袋锅磕了磕，开始解大襟的扣子，预备换衣裳）

【恰在此时，街门口响起了十分不客气的敲门声，门环子发出啪啪巨响。接着，不待主人做出反应，